



遜學齋文續鈔目錄

卷三

君子居記

黃巖新建二徐先生祠堂碑

鎮海防夷圖記

重修宋儒陳先生墓記

詒善放生池記

回鶻山重建揖峯亭記

青田縣復養士田租記

改建育嬰堂記

玉海樓藏書記

遜學齋文續鈔目錄

玉海樓旁新作小齋記



遜學齋文續鈔卷三

瑞安孫衣言勤西

記

君子居記

戚友張君又堂之季子曰士珩楚寶賢而文好讀書又堂既寓家金陵冶城山下復於山後得隙地依山而臨水有竹數千挺乃作樓五楹以爲楚寶從師游菽之所而其師汪君士鐸取淇澳之言命曰君子居既爲之記矣楚寶以嘗從子游以汪君之文寄子屬申其說予視其記則又堂之所以勉其子汪君之所以迪其徒與楚寶之所以自淑艾者述之備矣無可再言者而獨思冶城山者前宰相文正曾公讎書之所

遜學齋文續鈔卷三

一

也始公撫皖賊猶未盡滅卽大刻經籍以幸東南之士使興於學旣而王師克金陵公由皖移節江南北於是從公之士歸安周學濬縵雲獨山莫友芝子偲南匯張文虎嘯山江都劉壽曾恭甫海甯唐仁壽端夫德清戴高子望皆隨以來公旣治夫子廟於冶城山之上復於山之東北隅修葺所謂飛霞閣者以爲勘書之廬士之通經知古而不耐煩辱者皆處之閣中當是時汪君亦歸自鄂年逾七十矣常杜門深居獨鄉里後進時時從問經說公亦不勞以事而別廩之文正公之開書局也其意在於兵火之餘經籍版多亡缺而尤在於諸君子遭亂無歸恐不得其所養不能從事於學所以資給之頗厚而實不甚責以事與它猥雜局絕異諸君子常得

於朱墨之餘相與論議爲文章間亦招集游客寓公譙飲歌
詩以爲笑樂予時雖已縻於官然常乘間從諸君子游竊謂
金陵固多士而朋游賓客之盛殆無過今日者其後文正公
薨於官又數年予自楚移藩江寧適當事者頗不知學而以
吏能自負以爲刻書非急務且多不事事輒程督之甚嚴計
備以給食主局政者益附和爲苛促幾若駟僮矣諸君子頗
不樂嘯山先自引去旣而予高卒端夫繼之比予歸則文正
公之客無一在者又數年而嘯山恭甫亦亡予竊歎君子之
在世匪獨難聚而易散爲可惜也而汪君年且八十獨歸然
無恙而楚寶得以新進稚生游從問學間則造其竹中之居
以望飛霞之間想見賢宰相崎嶇師旅而好賢樂善有若飢
渴一時賢士大夫幸得所依歸相與切磋琢磨以共爲君子
天下之所以卒就平也然則汪君之所以策厲楚寶者誠無
俟於予言矣光緒乙酉

黃巖新建二徐先生祠堂碑

宋崇寧中台州隱君子真定徐先生中行慕安定胡氏之學
至京師見其高弟福唐劉彝執中得所授經以歸遂絕意仕
進由臨海徙居黃巖委羽山中郡守部使者交薦朝廷屢徵
之皆不應有三子皆傳父學其季溫節先生庭筠季節志行
尤高亦不仕治經以授徒吾鄉鄭文肅公伯熊時方尉黃巖
與聞溫節緒論實爲永嘉學問所從出而台州之學再傳至
清獻杜公遂爲端平賢相皆二先生啟之也二先生既沒葬
於所居山梅溪之原邑人石礫子重誌其墓朱子提舉浙東
常平行部至台親拜其墓下爲詩記之所謂道學傳千古東
甌說二徐者也邑故有三賢祠祀真定先生及上蔡謝公顯

遜學齋文續鈔卷二

三

道吾甌文定葉公適而未及溫節歲久祠圯嘉慶庚申儀徵
阮文達公蒐輯台州金石始得二先生墓地而祠猶未復光
緒五年邑人壽昌訓導楊君友聲請於官買地墓旁出已賞
爲倡勸立二先生祠而以錢公公輔及鄭文肅公侑食公輔
則真定弟子也既訖功予友王君棻子莊記之矣復具其事
屬予爲碑文予自少失學於道既無所聞又衰老多病久之
未能爲也楊君之子晨予從子壻也方在翰林自京師以書
見督趣至三四不懈乃爲敘之曰六經之書皆古之聖人本
其心之所自得以措諸天下之事而分著之書以教天下後
世聖人既遠而天下後世猶得因聖人之事以推見聖人之
心者以有經故也言經而不驗諸事則文辭而已矣言事而

不求之經則智術而已矣以文辭治經固失其所以爲經以智術治事則且以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法爲不足以治天下而功利浮淺之說中於人心至其橫溢則雖海外萬里荒誕之人皆能鼓其不經之邪說以惑亂天下而天下之變遂至於不可言此固其勢然也安定胡先生瑗當宋寶元景祐間伊洛諸儒未作首以聖人之道爲天下倡其教授蘇湖以經義治事分設科條經義則擇其疏通有器識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旁兼一事如治民講武水利麻算之類務於明體以達之用天子召爲太學師四方之士來學至於太學不能容故其時風俗日厚人才益多俊雄瑰偉之士接踵朝野至於衰弱垂亡而命世之儒王

遜學齋文續鈔卷三

四

佐之才猶有可爲朝廷用者皆先生之功也程朱繼作懼言者之無本而施於事之有差也於是推其原於性命之始致其辨於天人之際而其表章大學中庸以爲孔氏之遺書者皆極其用於天下國家昌黎韓子有曰所謂誠意正心者將以有爲也此程朱之用心也其與安定何以異哉國初諸儒徒見元明以來空疎蹈襲之弊歸其過於程朱而不返其本於孔孟取漢儒鄭氏許氏別爲職志專以所謂名物度數文字訓詁者爲治經之法謂之漢學其深思博辨間有以補程朱所未備而趨和成習涂轍日分以摭拾纖悉長其浮薄之氣以記問涉獵恣其夸大之私舉凡聖人所以作經垂教之意與學人所以有取於經以爲修己治人之事一切謂之空

言而自命爲實事求是用力益勞取義反狹立言愈繁爲用蓋寡抑何其繆於道歟且夫春秋之時聖人之道蓋嘗明矣當其時六經之書皆孔子所手定及門諸賢既得所依歸又各以其學教於四方彬彬如也及莊周老聃首爲非聖無法之說其意主於離經而畔道以取勝孔子而蘇秦張儀孫臏吳起韓非商鞅申不害之徒相繼並起爭爲張皇繳繞之術以售其揣摩投合之私汪洋恣肆詭變百出而皆無當於人心蓋未至於秦而其時諸侯固已苦其紛紛矣至始皇以詐力兼并天下自謂功德邁於堯舜其臣李斯趙高輔之以剛戾刻深遂舉唐虞三代治天下之法掃蕩而滅除之燒六籍阬諸儒造千古未有之變漢興老生宿儒頗復收拾遺經又

名以師授自立異同而皆未能深明聖人之道以正一時之人心至其中葉佛教遂入中國而唐虞三代之天下一變而爲秦漢之天下至於今不可復反豈非繆於經者之悖於事其爲禍必至於是哉夫戰國之士意主於畔經而謂經之爲道不足以治天下今日之學名託於尊經而使經之爲用不足以治一身其言經不同要其以經爲無用則一也夫以經爲無用則功利浮淺荒誕不經之說必且大用于天下而天下之變遂至於不可知秦政斯高之禍不必再見於後世然其端兆固已伏矣有天下之慮者其烏能無懼也哉楊君旣爲祠以祀二先生又將本經義治事之意別爲條教以淑書院之士是非徒表章二先生而已蓋將修明安定之教其所

見甚大爲慮甚遠而予又竊喜永嘉經制之學將由是以復興也故反復言之以爲之記光緒十二年丙戌書於城北寓廬

遜學齋文續鈔卷三

六

鎮海防夷圖記

光緒甲申法蘭西既盜越南其明年秋窺福州分兵犯臺灣據雞籠山賊之犯福州先以輪船闖五虎門我置臣以有旨不得先開釁不敢拒賊投書約戰我兵猶不敢動賊遂盡墮我並海礮臺一日而燬我輪船九又數月併兵窺寧波犯鎮海口於是浙江提督歐陽公實爲統帥以精兵扼金雞山分遣諸將守各口法蘭西攻甚急期必得寧波然卒不能入尺寸而越南官兵又大捷於諒山乃叩天津以計求撫而罷當是時浙閩皆大震方疑中國力不支然卒無事事既平予爲書以賀公曰公之功偉矣公之術可得聞乎公則復予曰天子之福也將帥之力也三軍之用命也某何功焉雖然

遜學齋文續鈔卷三

七

斯役也我有以知夷之狡也初夷之在閩馬江也其兵船常以潮退時進我兵迎擊之而潮水掣我船尾船輒左右動故我之礮常不中而夷之礮無虛發我思之而知其所以困我也合於軍中凡兵船皆爲尾礮必重千觔筦船者合詞曰我所用洋船也用洋法洋法不得有尾礮我怒而訶曰汝知洋人之法汝亦知洋人之詐乎趣具礮不者有軍法於是我兵船皆有尾礮後數日夷果大集船逆潮而進我兵船亦迎擊之而我船首尾礮入水屹不復動礮放卽中其船凡壞其大船二沈其小船及擊斃夷兵無數時丙戌正月也初夷之始至也我恐逼水而營之無所庇也爲隱壘以草山而外爲長牆以障之我恐沿海列臺之易爲攻也爲移礮

以就險而散樹旗幟以眩之凡敵之所攻者皆我之所不必爭也凡我之所據者皆彼之所不能見也敵不能窺我之虛實以專用其銳而我常能出敵之不意以間用其奇此夷之所以困也招寶山斗入海我礮臺踞其巔炸礮之所及也我則使紉樓以爲毯和泥與蜃以塗之鱗比以葺其臺厚數重炸彈至則毯受之毯濡而鞞彈下如雨而未嘗一開此又夷之所以困也故敵之攻甚勞而我之應甚逸敵之技已窮而我之氣方銳而其大指則不外以靜制動以柔制剛此所以幸而不爲馬江之續也予卒讀而歎曰善矣哉夫以靜制動自古用兵之所共知也以柔制剛今日禦夷之所當講也而竊謂其要尤在於知敵情夫敵船旣乘落潮以進而我船爲

遜學齋文續鈔卷二

八

潮水所掣其不定而不可無以錘之也彼夷人豈不早知之哉顧秘而不宣耳顧我之習焉而不察耳自海上事起三四年矣以敵爲師如規矩準繩之不可易也夷之愛我而不我欺果如是乎至公而後能知彼之欺夫知彼之欺而後有以救我之短以奪彼之長朝廷旣嘉公功賞賚有加而濫波之官若士大夫復爲之圖以彰公之功於無窮也而屬予記之猶憶同治之初予在杭州友有備兵海上者七八年矣人皆以爲深於夷情也予與之書曰君與彼族處亦久矣亦嘗見其有所短乎友則復予曰但見其長未見其短也嗚呼今日士大夫言治夷其議論蓋皆是也惡能知其情光緒十二

年九月

重修宋儒陳先生墓記

宋儒陳先生經邦貴敘與其從弟經正貴一墓在平陽親仁鄉龜山北與之麓里俗所謂江南也兩墓相去數十武歲久而圯土人侵以爲田陳氏子孫弱不能爭聞之令令多俗人亦不能詰也同治初儀徵方侯至以爲鄉先生壟不可廢爲案行取所侵地反之陳氏而其子孫猶未能修墓光緒乙酉秀才某字鏡蓉者亦先生裔也聞其同族居順溪者曰蔭庭與從子承徽方建會文書院於南蕩山中書院故陳先生讀書處乃以修墓事卽之謀蔭庭承徽欣然出已貲葺而新之復割田三畝以供祀事予友楊生循約鏡澄兄弟謂蔭庭承徽之好義鏡蓉之不忘其祖而又恐其墓之久而復廢也乃

遜學齋文續鈔卷三

九

屬予記之予攷二先生皆伊川程子門人其問答見於朱子所纂一程遺書朱子伊洛淵源錄亦列其姓名而同時許忠簡公景衡爲其祖宗偉誌墓楊文靖公時爲其父君玉誌墓皆言其葬於樂溪大嶺忠簡又謂葬處卽其所居在曾祖墓西四十步樂溪在今平陽宰清鄉里俗謂之北港而龜山乃在江南豈貴敘登第宦遷居於此而貴一亦從之徙耶江南陳氏旣自謂二先生後又知其墓所在而賢令尹又爲正其兆域當時必有文字証據豈其有誤耶郡邑志儒林傳言經正與弟經邦經德經郭皆受業程門而宗偉墓誌言孫男九人經德經邦經郭經世經正經言經綸經猷經辨則經德最長經邦經郭經正皆其弟也忠簡據經德手狀序其兄弟

之次不當有誤則郡邑志之疎也程氏遺書載貴敘貴一問
答而經德經郭則未嘗有然忠簡自言與經德游又言其兄
弟皆能力學問自拔流俗中文靖亦言與經德經郭厚善忠
簡文靖皆程門弟子則經德經郭蓋同在程門而道書偶未
及詳非志之誤也又按忠簡言宗偉生而挺特尙氣節遇人
洞無疑碍犯之不校邑俗好佛君獨以爲戒故陳氏子弟皆
儒學文靖言君玉爲人剛果有遠志與人樂易無疎戚之間
人有善雖小技稱之若不及周人之急不責報務盡其義則
二先生之得於家學蓋有自也又忠簡言宗偉字公美崇甯
二年癸未十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三娶朱氏子士珪士衡
士明曾祖諱添祖諱度父諱文濟博學而文州里推重文靖

遜學齋文續鈔卷三

十

言君玉大觀三年乙丑二月乙酉卒年五十九娶繆氏子經
德經邦經辨君玉蓋卽宗偉長子士珪經德經邦皆其子而
經正經郭則同祖兄弟也文靖又言君玉旣沒經邦始以上
舍賜第則經邦蓋由國子薦而郡邑志顧不能詳此可以畧
見二先生家世出處今二先生墓旣無從得其銘文此亦不
可畧也予讀周博士恭叔集其爲趙彥昭墓銘言元豐初作
新太學温之士在大學者不及十人然皆經明行修爲士大
夫矜式曰蔣元中沈彬老劉元承元禮許少伊戴明仲趙彥
昭張子充與恭叔而九所謂元豐九先生也而陳氏四先生
不在數中豈其時或有先後歟而其見於伊洛淵源錄及二
程遺書者固不誣也吾温旣僻在海濱平陽又下邑而學之

初興陳氏兄弟能與諸先生不遠千里學於北方得大儒以爲依歸平陽之學由是興焉其師友之淵源流風遺韻之所漸被有足動人思者至今千有餘年而荒阡廢隴雖埋沒於烟榛蔓草之中猶有敬慕而表出之者非獨其子孫有是心也然則士之劬躬砥行而恐無傳於後者可謂自信不篤者也士之逐逐聲利汨沒流俗而不能憤發於一旦者可謂自待不厚者也觀於二先生之事其知之矣陳氏子孫既能修復二先生之墓而其曾祖祖父三世之墓在樂溪者其蹟猶有可問者乎江南陳氏與宰清鄉諸陳其族猶有可合者乎鏡蓉與蔭庭承徽諸君皆二先生賢子孫也其必有思慮及之者矣光緒丙戌九月二十五日

論善放生池記

放生之事出於佛家言而物之不可妄殺則見於孔子孟子之說及經傳諸史不可勝舉蓋佛之言多出於吾儒以爲佛而惡之而以爲儒者所不必爲非也以爲佛而好之而不知儒者別自有理亦非也集雲山之水由北水門入城過西河橋而東流過予所居屋後又過宋都橋迤東抵城下折而南流至東水門復受城外之水渟爲大池謂之虞池虞池者所以虞意外也水持深廣雖久旱不竭而自予所居至東城其流僅一線歲久瓦礫壘壘不復通舟矣予始歸里里人以爲言卽出錢三十萬傭而疏之於其折而南也濬爲方潭潭長十丈寬五丈深二丈有奇而城下有民屋旁舍斗出河上河

遜學齋文續鈔卷三

七

猶狹不通舟今年春購民屋移其旁舍於西舟行始利而恨潭尙小不足以儲水乃復以錢六萬傭而濬之以接於舊潭其廣輪視舊潭加三之一於是城之東北隅水始聚矣吾邑之人好持齋奉佛時時買魚鼈生物放之吾家婦女或效之以爲佛家言也而得生物輒送之城外河患迂遠乃以此潭爲之命曰詒善放生之池使里之人及吾家婦女爲放生之舉樹碑以表之且爲之約曰無穢污無網罟好生之道也或曰放魚鼈此潭任其所之則人將取之盡爲之聞以圍之子曰爲之聞則不能行舟利于物而妨於人非儒之道也昔者湯之漁而祝之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入吾網今放之於此欲其生也其或它徙則所謂不用命者也於放者何恨

為此又儒者之言也且夫放生愛物也物猶愛之則於兄弟族人何如也於鄰里鄉黨與夫飢寒疾痛之無告者何如也此之不可不思也魚鼈之類姑盡吾心而稍闕畧焉其可也此又儒者之理也是爲記丙戌八月遜學老人書

遜學齋文續鈔卷二

回鶻山重建揖峯亭記

回鶻山在郡西關瀕江山高不十仞以當江之津要舟楫所
輾四時游者不絕而里之人每以九日於此登高故雖近市
喧隘士大夫往往至焉山舊有亭永嘉志以謂明時太守龔
秉德建然子觀文定葉公有登北務後江亭詩所述景物有
小市魚蝦大江風浪之語疑卽此地所謂務者宋時權酒郡
有務場四此其一也然則有亭久矣太守蓋時其圯而復葺
之耳亭據山之巔登其上正與江心孤嶼相直而江北羅浮
挂彩諸山層峯疊嶂如相拱揖亭所以名也亭旁舊有屋三
間爲遊人憇息之所咸豐十年皆燬於兵火里之人欲修復
之顧力未克爲光緒十二年武陵余刺史紹僑來治權務其

遜學齋文續鈔卷三

古

解適在山下以謂此山之勝非亭不顯而游者亦不可無以
休又皆前人之遺蹟也乃出已貲爲倡釀而就之復於山之
上建樓三間以極登眺之致山之下舊有木杓以通江其長
二十餘丈而寬不能一弓行者尤以爲病復以餘貲改築石
堤三十餘丈寬皆一丈六尺以易木杓之陋以某月日始作
以某月日畢工凡費錢八百餘緡而已刺史爲其成之難恐
久而又廢也屬予爲記其事蓋自東南偃兵垂三十年朝廷
仁愛惻怛常欲解去煩苛與民休息以固人心培國本而意
外之備殊未能已養兵製器其事日新其費亦日廣然不領
於大農往往徒恃權算其爲法日密而耗之亦滋多民蓋不
勝困矣自公卿大臣以至疆域羣吏郡邑守長大抵急於理

青田縣復養士田租記

青田於括爲下縣尤僻阻然其山水崛奇刻削其氣磅礴鬱積往往鍾爲異人子所知者湘巖先生韓兵備錫胙鶴田先生端木舍人國瑚皆負不世之資兼人之學其文章之博奧則吐納古今揮斥造化非豪州華士依附影響者所能髣髴也然地瘠而民貧非有力不能治儒業雖爲儒非尤有力不能應舉求仕故韓先生端木先生與明之誠意劉公稱青田三奇人而自二先生外亦鮮繼起者無養士之具故也縣故有書院而師弟子脩饌之資未有也至鄉會兩試又以道里絕遠苦無以續食士病之久矣康熙時縣有富寺六僧以驕溢敝法被逐合籍其田歲得租爲錢七百餘緡取而係之庫

遜學齋文續鈔卷二

六

以其半給書院半爲科舉費遵而行者二百餘年咸豐之季粵賊蹂郡邑田者不以時入租合復稍侵之於是書院費僅給而科舉之資廢光緒五六年郡守某至以謂非令得獨有也欲攫取之令固不肯與守亦旋卒後守至索之愈力且責歲以四百千爲額至假佗法中令罷縣不敢復爭輒以四百千歲奉郡而書院之費亦廢郡旣以爲歲例至其時輒遣官督取於是有一委員之供張府胥之需索與夫銀價有陪補夫役有僦雇歲復須費三四百千皆自令出令始大悔恨欲還之縣人然爲郡所持不能得也光緒八年邑之士舉人葉枝玉章楷等率在學之士數十人聯名以撼守守故弗省復愬之學使學使心不直守以有所瞻顧不堅決事終不得直今

年春巡撫衛公閱兵將至括衛公嚴明素下士楷等復列狀以禱公公閱狀甚怒以謂此士人錢卽縣有他急令不得移用且郡又安得取之爲鐫誚守及令詞甚峻且俾刻辭於石以示後於是守亦不敢爭檄令以錢還縣人充書院及科舉費如故事蓋自失錢至是垂二十年矣初縣之有此錢取於冕徒之餘苟以爲寒士惠而已非誠有以養之也始以令之貪遂亡其半繼以守之伎遂至蕩然使非部使者雷霆之威楷等雖空一縣之人併力以圖復固無如守與令何也夫守與令民之所仰以爲父母也利害之在民未嘗不亟告也漠然未嘗有動于中獨至已與有利則狃狃競起相角巧偷豪奪而猶若未快于心噫是尙類人之所爲也哉治之所以日

荒民之所以重困而無告豈不以此也哉楷等旣以公判勒石猶恐後之弗能守也請予爲文以記之子謂此錢之見奪官誠與有咎矣然其始以錢屬縣則亦邑人之疎也凡民間之財民所自用卽不得使官主之以錢屬官官雖廉吏亦覬覦之今而後宜謹爲之籍田之所在與其頃畝形狀受田者之姓名里居與其租數必具書於籍擇學之士公而明者使主其籍期歲則必擇而易之一歲之租入與所用之少多復條別以登於籍歲終則會其出入之數以授後之人又大書以揭於校官之堂使一學之士皆得以訂其是非則庶乎可久存也若夫官貪而吏黠勢固不能絕也然而衛公之石在其次又誰敢違光緒十三年丁亥六月書於城北邵嶼寓廬

改建育嬰堂記

我邑舊有仁壽院以養孤老殘廢而獨無育嬰之堂蓋缺典也城東北隅有堂曰慧福故比邱尼菴也同治間尼或行不謹里人謀逐之時予仲弟方家居爲言之邑令彭公改爲育嬰之所復爲集資捐田以爲堂之經用又與予各施以田五畝而擇邑士之謹愿者董其事菴故狹小旣改爲育嬰逾十年未嘗加修葺日益壞董事者謀改建以無力弗能決也今年春予爲次男卜築河上地南正直堂乃謀別購地以易堂而隔河東北城下有棄地逾二畝土人謂之楊衙相傳明初楊布政故居然無可攷弗久矣有舊屋數間猶楊氏後人居之地縱廣皆二十餘丈視舊堂基爲大衆董欲得以建堂而

遜學齋文續鈔卷三

六

予爲任其地價及土木傭雇之費益以輕租田十畝具其事以聞於縣旣復請去其旁確以錢畀治確者徙之他所復欲得楊氏屋以爲堂之外舍其田十畝復請改給錢自置便利地子一切諾且未及達於縣也凡予之經營斯堂買地之價爲錢一千千徙確爲錢一百五十千有奇買田之價爲錢八十千土木傭雇爲錢二百千有奇總爲錢五百餘千而它雜費及楊氏屋不與焉其已聞於官者皆有案可攷未聞於官者不具於案異時屋與確地之屬堂與否田十畝之能增置與否董事者爲之予不復問也議旣定遂擇日遷堂以六月某日始工而以七月某日訖工凡堂所故有悉復其舊而新增屋四間丹白旣明繚垣完固堂於是煥然改觀矣蓋昔

者先王之慮民也養老恤孤政常並舉而無所謂育嬰誠以謂之嬰則必非無父母者也有父母則父母固能育之矣官何爲而爲之育也後世教衰道微仁愛之風熄殘忍之俗成民乃有不舉其子者官弗爲之育則民之生隘矣故育嬰之政著爲令甲自天子之都至於下州僻縣無不有之然

則堂之育嬰蓋爲溺子女者設也然人之溺其子女非皆力不能養也固有豐衣足食而自殘所生者矣此非堂所能爲也堂所能爲唯其力不能養不得已而棄者耳然而人之恆情視他人子與自視其子其愛不能強而同也今之在堂餽兒者大抵舍其子以養他人之子者耳否則養他人之子以兼贍其子者耳此其心力固不能專且盡矣而治堂之事者

遜學齋文續鈔卷三

又或餽稟之不足供支之不時衣服藥餌之不備甚則上蒸下濕汎除弗絜穢惡鬱騰疰癘乃生而兒之厄於飢寒疾病者十且五六矣故無堂以育嬰其力不足而不能養者固不免於棄矣力雖不足而猶不忍於不養者固自在父母之側也今爲堂以爲之招力不能養者旣悉以聽之堂力雖不足而猶不忍不養者以堂爲能養也復一切委之於堂則有堂而殺人之多反不如無堂而殺人之少矣故夫堂之設誠爲不忍人之政必有不忍人之心以行之而後其政不至於殺人子自僑居城北與堂爲隣間取堂中兒視之則枯羸如腊與人家兒絕異此無他嬰固不易育而育之又非其父母固與棄之無甚異也然則爲之奈何曰亦恃有不忍人之心而

財至於有司之所有事雖或著爲令典關繫民生未暇以輒爲也若夫因山水之美爲登覽之具則尤以爲游觀不急未敢以輒言亦其勢使然也夫山水登覽自其粗言之誠不過游觀之事耳自君子知道者言之則所謂登高明而遠眺望先王之政顧亦未敢忽焉豈政固有體歟抑誠乎爲民固無往而不爲民利歟刺史方以省檄來治商征固所謂理財者也乃能抗志于埃壚之表計慮於跋涉之危不煩民力以復千百年之遺跡又增其所未有使此方之民得以導埋出滯去險卽夷斯役也固非徒爲遊觀舉也刺史其始知道者歟若夫茲亭之勝雖無崇高偉麗之觀而大江之滙風帆雨楫超忽容與天光雲影旦暮百變草樹之蔽映魚鳥之泳遊皆

遜學齋文續鈔卷三

五

有以遂其生而適其性引目極望則層山無際括溪朝宗斯固人情之所樂騷人勝士之所以寄其情也異時國家間暇必將省罷征權藏富於民復得仁心爲質之良有司爲之詰豪暴以安善良通有無以阜財貸使民之困不至如今日之甚斯亭也刺史之遺愛也民亦安忍聽其終廢也哉光緒十三年後四月

已不忍人之心奈何曰餽廩必足供支必時汰除必絮衣服
藥餌必具而又不時省視賞其勤者去其慢者盡吾心之所
能爲以求嬰兒之生而一無所利焉庶乎其可也子故叙堂
之所繇遷復推朝廷立法之意爲之丁甯其辭以爲知
堂事者戒且補宣所未備云光緒戊子八月幾望邵與寓廬

蠲學齋文續鈔卷二

玉海樓藏書記

宋時深甯王先生以詞科官至法從生平博極羣書著書至六百餘卷其最鉅者爲玉海二百卷玉海云者言其爲世寶貴而又無所不備也予家自先大父資政府君隱居種學好聚圖籍兒時見先世舊藏多前朝善本丹黃殆遍經亂無復存者予初官翰林稍益購書以祿薄不能盡如所欲同治戊辰復爲監司金陵東南寇亂之餘故家遺書往往散出而海東舶來且有中土所未見者次兒詒讓亦頗知好書乃令恣意購求十餘年間致書約八九萬卷雖視深甯所見未能十之四五然頗自謂富矣舊居褊隘苦不能容今年春爲次兒卜築河上乃於金帶橋北別建大樓南北相向各五楹專爲

遜學齋文續鈔卷三

三

藏書讀書之所盡徙舊藏度之樓上而以所刊永嘉叢書四千餘版列置樓下以便摹印因取深甯叟所以名書者以名斯樓手書榜以表之我子孫中如有得天雋敏而加之以好學能讀終一書而知其可好則可以盡讀他書能盡讀他書則豈惟我樓所藏雖深甯所未見皆可以遍覽而悉通也異時詞章之美著述之富庶幾亦如深甯斯不謂之可寶也乎復取古人讀書之法及我今日藏書之意具爲條約揭之堂壁鄉里後生有讀書之才讀書之志而能無謬我約皆可以就我廬讀我書天下之寶我固不欲爲一家之儲也光緒戊子八月幾望遜學叟書於城北邵興廬廬

玉海樓旁新作小齋記

衡陽彭公以大司馬督視長江水師自治一舟財勝十石出則以一僕一庖人自隨嘗指其舟語予曰此所謂野航恰受兩三人當以恰受航爲名予深歎其雅量今年秋予營新居既成東廂之南有隙地十數弓命工補爲小室五楹廣四丈深得廣三之一窗其兩旁闢扉其首及左右脇尾設橫榻以待客宴坐其內宛然舟居因思彭公之言遂以恰受航榜之彭公一時人傑爲國宣勞自處清約如此而退老閒人乃傲然偃仰於此蓋不翅萬斛龍驤矣雖然有此隙地乃適容此小室其名也不可謂非其類也遂書以爲之記己丑十月

楚航主人

遜學齋文續鈔目錄

卷四

秦澹如墓誌銘

孺人李氏墓誌銘

安徽候補直隸州知州褚君墓誌銘

封朝議大夫葉君墓誌銘

候選訓導洪君墓誌銘

節婦徐孺人傳

閻孝女傳

